

出了中考考场,就一直在病房里侍候妈妈

母亲病重,中考高分生欲辍学

文/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



马上开学了,很多学生结束了快乐的暑假生活。但6月16日,在平县韩屯中学今年毕业的崔灵灵一下中考考场,就直奔母亲于桂芹的病房,照顾到现在。这期间,灵灵每天晚上至少起来两次给母亲换吊瓶,大姨每三天送的七八个包子就是她三天的饭。



灵灵不仅白天要帮妈妈换吊瓶,每天晚上也要换两次。

照顾母亲>> 一晚上起来两次换吊瓶

“妈妈每天只有两个动作,在病床上躺着和在病床上坐着。”崔灵灵是1994年出生的90后,还是家中的独生女。可从中考考场上一下来,她就走进母亲的病房里照顾母亲,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,马上就要开学了。

崔灵灵的母亲于桂芹在茌平县韩屯

中心卫生院住院近5个月了。因为“小肠部分坏死,腹腔结核”,于桂芹手术后小肠只剩下60厘米,正常人小肠是四五米。于桂芹不能吃饭不能饮水,每天24小时都要挂着两个吊瓶。一个吊瓶通过手腕上静脉注射葡萄糖、生理盐水脂肪乳、氨基酸等营养,一个吊瓶通过插在腹部

的胃管输送营养液,不用消化直接吸收。

吊瓶一个接一个,几个小时就换一次。“灵灵每天晚上至少起来两次给我换吊瓶。”于桂芹说,虽然有值班护士,但灵灵不想麻烦别人,每天晚上睡觉都很轻。“有时半夜醒来,灵灵看到吊瓶里的水剩得不多,她就不敢睡了。一直等到打完

吊瓶换上下一个。”

灵灵每天早上不到6点就起床。给母亲倒便盆、打水洗脸、换吊瓶,洗妈妈换下来的衣服。病房里没空调只有电扇,但因为妈妈不能吹风,天再热灵灵也不开电扇。看着灵灵满身的痱子,于桂芹难过得直掉泪。

省吃俭用>> 一个包子一杯水就是一顿饭

去年9月27日,于桂芹被确诊患上“小肠部分坏死,腹腔结核”。先在聊城市人民医院做手术,花了6万多治疗费。后来转到聊城市结核病院,又花了七千多。去年12月,她转院去南京军区总医院做小肠连接手术,手术费花了十六万。今年3月从南京回到聊城市人民

医院疗养治疗,治疗费近三万元。于桂芹说,手术后,在南京疗养治疗一年到一年半,她就能恢复饮食,但一天要花费1000多。“家里实在承受不起这些治疗费,我就转到镇医院,虽然乡镇医院没有治疗这种疾病的能力,但一天只要一百块钱,能活着就行!”

“这病十个月花了二十六万。原本我们家4万多存款,是留给灵灵上大学用的。全都花光了。”于桂芹说,他们家靠种3口人的几亩地生活,没别的经济来源。新农合报销和地方民政局的大病救济款一共给了3万多。为这病还是欠下20万元的外债。

“灵灵现在什么都不舍得买。”周围有卖饭的地方灵灵从不去买。“妈妈不能吃东西,我吃什么都无所谓。”灵灵的大姨每三天来给灵灵送一次饭,每次送八九个包子,都放在灵灵床前的一个小纸箱子里。“每顿饭都是吃个包子、喝杯白开水。”每次看到女儿吃饭于桂芹都很心酸。

母女情深>> 母亲要卖房,女儿要辍学打工

“灵灵中考考了654分,考到茌平一中。”灵灵的大姨父李曰恩说,灵灵母亲重病的这十个月,灵灵一直住在姥姥家。“如果家里没这么大变故,灵灵能考得更好。”

知道灵灵的中高考成绩后,妈妈哭了。

“孩子的学费都用来治病了,没钱交学费。”于桂芹找亲戚帮忙卖掉家里唯一的房子,给灵灵上学用。灵灵和亲戚拦下了,灵灵说:“跟我一样大的小姑娘出去打工,一个月能挣七八百,够妈妈七八天治病的钱了。我不上学了,我去打工挣钱。”

“我知道灵灵想念书,她求她大姨父借来高一的课本,一闲下来就看。”于桂芹说,亲戚们凑钱给灵灵交了高一上学期的学费,学校知道她家的情况也给减免了一部分。

除了照顾母亲,灵灵最常做的就是预

习高一课程。“灵灵常说,她很奇怪,为什么有的学生父母给他们报辅导班,他们却老抱怨父母。”于桂芹说,灵灵一直觉得能上辅导班是很幸运、很奢侈的事,“灵灵从小到大都没参加过辅导班。寒暑假里,都是灵灵自己借来高年级的书预习。”